

Comics and Animation in Asia: New Perspectives

キラカがやく、
なれ！

映画 ドラえもん
のび太の
新魔界大冒険
7人の魔法使い

泛亚洲动漫研究

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 (SMLC)
流行文化丛书

丛书主编 王向华
王向华 谷川建司 邱恺欣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 (SMU) 流行文化丛书

泛亚洲动漫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泛亚洲动漫研究 / 王向华, (日) 谷川建司, 邱恺欣主编.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3

(流行文化丛书)

ISBN 978-7-209-05908-4

I. ①泛… II. ①王… ②谷… ③邱… III. ①动画片—产业—研究—亚洲 ②动画—文化—研究—亚洲
IV. ①J954 ②J21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995 号

责任编辑: 马 洁

装帧设计: 蔡立国

泛亚洲动漫研究

王向华 (日) 谷川建司 邱恺欣 编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32 开 (148mm × 210mm)

印 张 9.625

字 数 30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908-4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 (0539) 2925659

导 言

近年来，欧美学术界对动漫画的研究可说是不遗余力，在短短数年间，涌现了很多动漫画研究方面的成果，涉及的研究题材、方法及理论范畴也非常广泛。而身为动漫王国的日本更有着悠久的动漫画研究历史与传统。众所周知，动漫画在日本社会不单只是小孩的玩意，更是成年男女的主要消遣娱乐，可以说动漫画是现代日本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日本动漫研究往往会从更广的社会脉络切入，分析动漫画的发展历程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部分研究更致力于探讨动漫画与个体的关系，从而考究动漫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的动漫画研究仍处于起步的阶段，因此，本书是一种抛砖引玉式的文本，希望借此唤起中文读者对动漫研究的兴趣。本书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诠释上对当今动漫画研究进行批判、质疑与反思，进而提供其他的研究方向或可能性，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简而言之，贯穿全书的就是一种批判性的精神。

理论上的批判和反思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就法兰克福学派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作出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最深远的学派，因此对资本主义经济下孕育出来的庞大的流行文化采取极为苛刻的态度，认为无论在审美观上抑或是艺术性上，流行文化都次于精英文化。通过对流行音乐进行分析，法兰克福学者指出流行文化实为

资本主义金钱挂帅下的产物，通过既定的模式，套上不同的内容，不断重复进行大量生产，从而谋取暴利。因此，流行音乐充其量只是低俗文化，不但内容空洞重复，更是全无营养的东西。可以说，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对立乃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理理论。Christopher Hutton的《高雅语言、通俗语言与香港黑社会漫画》一文对此理论学派提出质疑，并且反思这一对立的准确性。通过分析香港本土黑社会漫画中的高雅/粗俗语言的使用，作者发现，香港黑社会漫画自身已存在语言的两极分化，以引号“ ”的使用为识别，叙述框使用高雅的语域，而对白则使用相对低俗的语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黑社会漫画已制定了自己特有的“高低双语制”或语言等级。这种现象显然打破甚或颠覆了上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对立，因为如果低俗的漫画中同时使用了高雅的语域和低俗的语域并创立了高低双语制，那么我们将无法明确界定漫画为高雅文化抑或低俗文化。

第二是对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的反思。秦刚的《深读宫崎骏的动画片〈千与千寻〉：一部关于“历史”与“记忆”的国家寓言》，为典型的文本分析研究。此文试图探索隐藏于《千与千寻》内的，宫崎骏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世界观。通过文本分析，作者把动画中的各种情节与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现状作出类比，其见解独到，触觉敏锐，因此这篇文章极具鉴赏价值。

然而，单纯的文本分析不免会流于主观片面，这种主观性正是因为文本分析缺乏脉络。所谓的脉络涵盖有两种意义：历史的脉络和社会经济环境的脉络。书中数位作者在动漫研究上均致力于弥补文本分析在脉络上的不足。譬如，郝祥满在《日本的漫画阅读——从传统教养到感官需求的过程》一文中以历史的观点切入，探究日本漫画这个媒体在过去几百年间意义的转变，发现漫画由过去以教养为主的“绘卷物”转变到休闲的“绘草纸”，以至后来以倡导文明开化的“报刊”等，从而把历史性带回到日

本漫画中去。谷川建司的《〈铁人28号〉中的民族主义表象——现实与假想的军事力量》更破天荒地分析同一文本在不同载体下所呈现的特色，从而把载体的脉络也纳入研究之中。研究《铁人28号》的学者也许数不胜数，然而能把《铁人28号》在多种不同的媒体下所呈现的特色作综合的分析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最后，靳丽芳的《声音的艺术：试论日本动画片中的配音》通过比较日本动画与美国迪斯尼卡通的不同，进一步把国家的脉络也放在其研究中。作者指出，日本动画业界当初因为成本的考虑，放弃以美国为代表的“全动画”（即像电影那样每秒钟播放24格图像），而取“有限动画”（即两格甚至三格以上的拍摄都使用同一张画）的方式来制作动画，然而，却能获得普罗大众的欢迎，并成为日后动画的主要制作模式。这不但展现了日本漫画业界的创造性，更带出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批评：也就是对全球化理论提出质疑。

当今研究全球化的理论中，最常见的是“同质化（homogenisation）”理论。同质化的基本论点是，西方世界通过大量生产各式各样的产品并倾销于世界各地，以取代各国当地的产品，从而导致该地的政治、文化有所变迁，而原本存在于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会因此而渐次消失”（Howes, 1996: 5）。然而，上述日本漫画业界的例子显然表明这是不对的。日本漫画业界并没有一味地接受美国动画的传统，而因应自身的经济环境而开发新的制作模式，这正好指出同质化理论的不恰当。需知道，当外来商品进入当地市场时，随即会被“再情景化（recontextualisation）”，因为“商品往往需要被‘情景化’（被赋予意义，从而融入特定的社会关系）、被使用，而我们更无法确保来自其他文化地域的消费者能够认清生产者的动机，更遑论是尊重此动机”（Howes, 1996: 5~6）。这论点也就是所谓的“克里奥耳化（creolisation）”。

陈明秀的《恶魔的游戏：台湾的cosplay》一文正是克里奥耳化的代

表作。作者指出，cosplay（动画爱好者打扮成当时流行的动画角色）始于197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在过去的几十年已经发展为高度成熟的次文化。然而，当cosplay文化蔓延到台湾的时候，台湾的爱好者并没有完全跟随日本cosplay的传统，而是赋予cosplay新的文化意义，从而发展出一种有别于日本的“台湾cosplay文化”。

此外，在全球化的学术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常常有学者把文化产品的单一跨文化传播显现等同于全球化，譬如以日本漫画进驻香港这一现象来说，它充其量只能说明漫画从日本传播到香港，把这样单一的跨文化传播理解成为全球化的例子显然是言过其实。Helen McCarthy的《马来西亚的动漫画迷：一个局外人的视野》正好正视这一谬误，选择比较分析动漫画进驻英国及马来西亚的现象，从而真正捕捉日本动漫的全球化现象。

最后，张梅的《时下国产动画片的国际化运作战略分析》则探索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呈现的复杂性。通过分析《三国演义》、《魁拔》及《喜羊羊与灰太狼》三部在国内享负盛名的动画片，作者指出，中国动画制作公司在尝试与国际动画产业接轨时采取了不同策略和不同的创作模式：有些选择保留古典名著和历史风貌的“原汁原味”，有些在巧妙利用中国古典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借鉴了日本写实风格和少年热血题材，有些则借鉴了日本卡通系列剧的讲故事的形式，再配以国内熟悉的题材（例如羊与狼这对天敌）。此文所呈现的正是同质化与克里奥耳化的混合物。也就是说，同质化与克里奥耳化在现实世界中往往是共生共存的。

本书最后的一个理论审视是受众研究（audience studies）。李衣云的《漫画符号体系的解释共同体——以〈钢之炼金术师〉漫画同人志为例》，通过分析《钢之炼金术师》同人志，作者深刻揭示了漫画与受众之间复杂的关系。作者指出文本与受众共享对于符号的诠释意义，并进一步形成解释共同体，使得阅读成为可能，而这个互动过程之间却又存

在着差异性。也就是说，受众一方面共享着原作的指示架构，而另一方面又分享着各种小解释共同体。

Alvaro David Hernández在《试论墨西哥动画迷身份的形成》一文中，借助“神话”及“礼仪”的理论概念，论述日本动画对于位于遥远的墨西哥年轻人来说，其意义是什么。作者指出，日本动画中蕴含着许多不同神话，为了对动画中的神话进行消费，消费者必须有类似的背景。也就是说，如果受众没有感到自己的身份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动画就无法作为神话发挥作用，“迷”也不可能形成。然而，迷的形成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动画的消费者必须从无意识的“我喜欢动画”阶段提升到有意识的“我们喜欢动画”的阶段，而各类型的“动画大会”则恰好提供着一个礼仪般的转化过程，使得受众能建立起“我们”的意识。

而王向华与邱恺欣的《日本Boy's Love漫画深受台湾女性粉丝欢迎之初探》更选定日本漫画中的Boy's Love漫画作为研究分析对象，指出BL漫画之所以深受台湾女性的青睐与其如何看待性爱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通过对台湾女性如何看待性爱的研究，指出台湾女性的理想男伴乃为那种温柔、重感情交流的男性。而日本BL漫画所呈现的正是那种雌雄同体式的男性，正好符合她们对男性的憧憬，因而能一举虏获年轻女性的欢心。综合而言，此文所要带出的信息是，在研究受众与文本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彻底明白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除了厘清本土文化是什么外，我们更要关照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双融过程，以及其所产成的结果。

最后，潘文慧和罗金义的《漫画辅助教学及其实践——比较香港与日本以漫画辅助教学的可行性》则罕见地从文化政策的角度切入，分析漫画辅助教学在香港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将之与日本相比，从而探索另一种漫画文本与受众的关系。作者认为，要使漫画辅助教学在香港开花结果，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大众以至老师对漫画放下成见。

编者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了本书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上的背景，目的是为本书的文章提供阅读的脉络，但毕竟主角还是众多的文章，希望读者能仔细阅读。

最后，本书收录的文章，除了部分是特别约稿外，其他原发表于2010年2月及2011年1月于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举行的“New Possibilities of TransAsian Anime Studies”及“Comics and Modern Cultural Exchange”两个国际会议上。这两个会议得以顺利进行全赖会议的共同召集人及主持人包括Kakhu Choo, Christopher Hutton及王若星的通力合作，编者在此表示万分感谢。同时，编者也非常感谢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对这两个会议的慷慨资助，不但使得动漫画研究的学界同好能聚首一堂，更使各与会者能在舒适的环境下进行讨论。除了会议的资助外，该学院更提供了出版和编辑的资助，使得本书能成功面世，在此，特向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致以深深的感谢。最后，文字编辑是最累人的工作，在出版的过程中，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马洁编辑以及出版社的同仁提供了各方面的协助及鼓励，使得我们的工作能顺利完成，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书目

- Howes, David, 1996,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Cultural Borders. In *Cross-Cultural Consumption: Global Markets, Local Realities*. D. Howes,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16.

目 录

导言	王向华 邱恺欣	1
----	---------	---

一、理论探讨

高雅语言、通俗语言与香港黑社会漫画	Christopher Hutton	3
-------------------	--------------------	---

日本Boy's Love漫画深受台湾女性粉丝欢迎之初探		
-----------------------------	--	--

王向华、邱恺欣、王若星	18
-------------	----

二、日本动画画的文本与特色分析

日本的漫画阅读		
---------	--	--

——从传统教养到感官需求的过程	郝祥满	37
-----------------	-----	----

《铁人28号》中的民族主义表象		
-----------------	--	--

——现实与假想的军事力量	谷川建司	55
--------------	------	----

深读宫崎骏的动画片《千与千寻》		
-----------------	--	--

——“历史”与“记忆”的国家寓言	秦刚	86
------------------	----	----

三、日本动漫画之全球化

马来西亚的动漫画迷：一个局外人的视野

Helen McCarthy 139

时下国产动画片的国际化运作战略分析 张梅 159

恶魔的游戏——台湾的cosplay 陈明秀 180

四、日本动漫画与受众的关系

漫画符号体系的解释共同体

——以《钢之炼金术师》漫画同人志为例 李衣云 215

试论墨西哥动画迷身份的形成 Alvaro David Hernández 250

漫画辅助教学及其实践

——比较香港与日本以漫画辅助教学的可行性

潘文慧、罗金义 276

一、理论探讨

高雅语言、通俗语言与香港黑社会漫画 Christopher Hutton

日本 Boy's Love漫画深受台湾女性粉丝欢迎之初探 王向华 邱恺欣



Comics and Animation in Asia:
New Perspectives

高雅语言、通俗语言与香港黑社会漫画^[1]

香港大学英文学院

Christopher Hutton

一、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

高雅文化和低俗/通俗文化的区分对于流行文化、书写标准、语言的语域以及读写特性的讨论至关重要。慕克吉（Mukerji）与舒德逊（Schudson）将流行文化定义为包含“民俗的”或“流行的”观念、习俗和与当地传统关联的事物以及“大众的”观念、习俗和由政经中心催生的事物，并指出：“一般而言流行文化中的事物是可解读的事物。”（慕克吉、舒德逊，1986：47）英国评论家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他的作品《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中指出，当代大众消费文化是可替代的、群体性的有机通用形式。文化产业的“通俗”形式独立于大众消费文化（Burke，1978），且在某种意义上与贫富悬殊相对立或相辅相成。因此流行文化中的某一分支与政治动员活动相关（慕克吉、舒德逊，1986：47）。在这个意义上说流行文化主张能动作用和授权；相反消费与大众文化推崇被动和遵从，强调种族和性别偏见，可以说是“群众的鸦片”。

其他观点侧重于现代消费文化的迁移性和回馈性，带着对瞬息万变

[1] 本文的原稿曾提交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主办的“漫画和现代文化交流研讨会”上。（Comics and Modern Cultural Exchange Workshop，2011年1月27~28日）

的名人文化与高雅文化标准的讽刺。由此，大众消费文化成为人们“创作”出来并融入其生活的实用层次，最终文化又构筑和规范了人们的生活。^{〔1〕}人们也可以由被动变为主动地参与消费文化，例如爱好者杂志、博客、网页、Facebook或者实践活动“偷抢（glomming）”、角色扮演（cosplay）等（参见Triggs，朋克爱好者杂志，2006）。

也有人认为高雅和通俗文化的划分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或具有误导性的，它无法跨越不同文化和书写规范直接翻译出来（见Raine评论，2008）。Appadurai 和 Breckenbridge用“大众文化”一词来形容印度的世界文化模式（1988：6）：

大众一词不是现有高雅与通俗二者中中性的或任意一方的代名词。尽管如此，它显然不属于具体的西方二分法和讨论范畴，如高雅与通俗文化，大众与精英文化，流行民俗与传统经典文化。通过大众文化一词，我们希望避开迄今为止普遍的等级分立，探索区别世界主义和印度现代文化差异的方法。

在《关键词》（*Keywords*）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文化是英文中最复杂的两三个单词之一。”（1976：87）

漫画，一般认为是现代大众文化中的一个流行种类，但它本身也是多样化的，也包含了“高雅和通俗”的区分。简单而言，可以说最“高雅”的漫画形式是个人艺术作品，而“通俗”形式则是“福特时代（Fordist）”的流水线作业产品。^{〔2〕}漫画艺术、漫画书、插图小说激

〔1〕以网页<http://www.yesterdayland.com>为例，“在 Retroland 我们表达对流行文化的热爱，这种文化成就了现在的我们”。

〔2〕北美主题的“地理学”漫画作品，参见Norcliffe，Rendance，2003。

发了美术史学家、符号学家和文化理论家们的兴趣。然而在定义、术语和归类上仍然存在问题，Eisner的说法“连续性的艺术”还没有被广泛接受（Roeder，2008；Eisner，1985；McCloud，1994）。

二、高雅和通俗语言

语言学涉及一连串复杂的专业用语，通常被提到的是“语域（register）”，它是语言使用的具体场合或领域的规范。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研究中盛行的“高低双语制（diglossia）”（Ferguson，1959），体现了经典和口语化的阿拉伯语间的巨大差异。语言学家开始谈论“高雅”（高）和“低俗”（低）的多样化，包括“高”“低”情况同属于“同一语言”的多样性，如阿拉伯语；或单一语言区分，如英语是高语言，广东话是低语言（参见Saviile-Troike，1989：54~56）。对这种层次标签无法妄加评定——实际上大部分语言学者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是同情通俗的、边缘的或者形式不标准的方言的。

在早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社会学家巴索·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提出了“精密型”符码（elaborated code）和“限制型”符码（restricted code）的概念。限制型符码表示具体时空状况并仅限于交流群体的个体情感关系。精密型符码则是普遍的，基于详尽论证并有明确解释的形式（Bernstein，1971）。中产家庭的子女在正规教育中表现更突出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两种符码，而工人子弟由于在家接触较少，必然妨碍他们对精密型符码的学习。伯恩斯坦这种区分和类似的“不足模式（deficit model）”，都被批为“教条主义”和“种族主义”。在美国对黑人英语（现称为非洲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简称AAVE）和中产阶级标准英语的区别招致了黑人青少年对其非标准语言的风趣表达方式的捍卫。（Labov，1969）在香港，粤语汉字或粤语式的书写方法在

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人们懒惰或不重视——源于对“正统汉语”的认识不足。“高”语言可以说是独立于说话语言的标准。例如，评论家批判手机短信降低了标准的文学素养，并逐渐破坏了中立的他人导向的书面语标准及普遍意义的可用性，其表述也带有随意和情绪化的特点（关于短信研究，参见Thurlow，2003；Crystal，2004）。然而“懒惰”或“轻视”的意识并不是判定人们语言选择的有效方法，而且这种“认识不足”暗示了所有语言使用者都应遵循同一个标准。

三、黑社会漫画流派

本文侧重研究香港有关黑社会或黑帮漫画中语言的高低文化分类。这种流派在主题与风格上虽与武术和其他英雄传奇漫画有重叠之处，但本文将黑社会流派定义为描写现代香港都市现实中的黑帮成员及其冲突的漫画（江湖漫画、黑社会漫画）。此类漫画涉及暴力、性的生动描述（包括强奸）以及淫秽粗俗的语言。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涌现了许多具体黑社会形式的漫画，它的起源则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黄玉郎创作的《小流氓》（后改编成电影《龙虎门》）。也许他们更类似动作英雄或功夫流派，但在当时的情景下它主要描写凶悍主角和黑帮成员。正如上官小宝1971年出版的《李小龙》系列，虽然是英雄传奇故事，但却以绘图方式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香港漫画题目来看^{〔1〕}，似乎英雄主义题材如马荣成的作品——《中国英雄》（1982）是这个时期的主流作品。它与日本起源的漫画（Manga）相结合，并相互影响，如黄玉郎的作品《醉拳》（1982），以及1990年发表的青年人的爱情连环画《迪克恋曲》。20世纪90

〔1〕 见黄少仪和杨维邦（1999）、黄少仪（2002，2002a，2004，2006）的文章。